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六十九回 男道學遍看花蕊 女狀元獨佔鼈頭

各姨娘渾身抖戰，素臣既痛三姨以守正得禍，又怕隨氏受打，心頭突突的跳個不住。見一陣丫鬟把各姨催逼進去了，卻沒有推搡擒捉，心略放寬。各姨走進院子，便就見三姨遍身血糊，躺在堂屋裡面，嚇得魂飛魄散。跨進門檻，便都一齊跪下。又全罵道：「好歪辣骨兒，你們既做妾媵，家有主，國有王，你不憑我使喚，憑誰使喚？休說這樣神仙一般的人，就是瞎眼瘸腿，生著大麻瘋，渾身臭爛的化子，我把你賞給他，你敢扭一扭兒嗎？我那樣說來？圖著他的仙精長生不老。有這焦家的浪蹄子，偏願我早死，專合我拗著。我知他歪撇性兒，先派他去送鎖龍丸，他就支使著杏綉，不肯哺送。今日叫他去伏侍，他連衣裙都不肯脫。說那笑話就如灶門裡鑽出來的，雌著一頭灰兒。後來一發連曲子都不肯唱，不知他心肝是怎樣生的。不如也挖他出來，給狗子吃了，卻便宜他早死了，得早托生。留他一絲氣兒，教他痛苦兩個月，再合他算帳。你們須不比他，算是有鼻頭眼睛的，怎都穿好褲子，紮好抹胸，飛金溺壺的裝那憨腔？」五姨娘爬上幾步，哭著道：「爺便是個青天，須分出一個皂白。姊妹們都在這裡，奴敢扯一句謊，開口便說爺那樣吩咐，是都要脫褲的，大姐說由淺入深，」又全不等說完，手裡這鞭子猛的把大姨背上一抽，罵道：「好奴才，什麼叫做由淺入深？」大姨忍著痛，不敢叫喚。五姨道：「大姐說，且脫了衣裙，過後再脫抹胸、褲子，奴不依他，脫了衣裙，解了抹胸，就脫褲子。三姐卻連衣帶也沒解動，奴才縮住了手，去脫他的衣裙。若依了奴，一早就脫光了。爺可憐奴只一人，怎拗得五個人來。後來說笑話，奴又替先生含著雞巴。奴是巴不得爺長生不老，肯與他們一般妝著憨兒的嗎？爺也須詳察。」又全道：「這些事我都知道，只惱你依著他們，不依著我。你脫下褲子，他敢攔住你嗎？」五姨哭道：「這是奴的不是，憑爺處治，奴總是甘心的。」又全道：「今日原算你用心些，笑話兒也虧你，編造曲兒也說是死了還感激先生的恩情，也還替先生含了一會雞巴，不甚掃興。

若像這一班歪辣骨的樣子，就掃興死了，如何博得先生歡喜。你既知道不是，你且起來，明日教你做個首領，號令他們，要百般妝做，在我跟前扮不出來的，都扮出來，總要發得那先生情興，就將功折罪，把你還當個人。他們有不依你號令的，輕者由你處治，重者就告訴我，押到我跟前，照著焦氏這奴才一般處置。」因回過頭來向那十個姨娘說道：「你們把兩耳扯長些，謹謹的記著。」五姨連聲應諾，磕頭起來。又全問隨氏道：「我待你與眾不同，你也有甚歹心腸，願我早死，扭別著不肯奉承那先生嗎？」隨氏哭道：「奴就是塊石頭，也知道感激爺待奴的恩情。爺把那先生交付下來，奴日夜用心伏侍，奉承得那先生快活，滿心窩裡感念著爺的恩情，情願一生一世把精神報答著爺。奴只是年紀小，人面前做不出來。」又全嘻嘻開闊嘴說：「真有這話嗎？」隨氏道：「天在頭上，奴敢說謊？」又全不待說完，吩咐丫鬟：「快去問那先生是真真假，快來回話！」丫鬟去了，如飛來回道：「那先生沒口子答應說是。前世的緣法，感激著爺、十五姨待的他好，不願回去，死心塌地要在這裡補報著爺哩！」

又全大喜道：「我原也疑心你不該有甚歹念，你年紀小，人面前做不出，背地裡卻伏侍得那先生快活，是我錯怪你了。這要算你的功勞，快些起來，以後長遠叫你承值。」隨氏叩謝起來，就如遇赦一般，把心頭一塊大石，才得放下。又全喝問：「你們這三個是沒有辯頭的了，該怎樣處治，自己認來！」大姨、二姨、四姨一齊痛哭道：「奴等並沒別的心腸，若有歹心，天雷就立劈了。奴總因合壞了伙計，一時翻不出面來。如今憑著爺處治，就打死了奴，也只怨自己不伶俐。以後若教奴伏侍先生，再敢妝一點憨兒，就把奴粉身碎骨也是情願。」又全冷笑道：「你們這樣呆狗，還想伏侍仙人哩！」吩咐丫鬟，把四姨鞭二十，一個月不許值宿；二姨鞭四十，兩個月不許值宿；大姨鞭八十，四個月不許值宿。鞭畢，三人還磕頭謝打。又全方喝放起來，吩咐五姨道：「明日你領十一個妹子，依著方才的話，除了八妹有孕，由著他做些輕巧事兒，替先生摩弄，別要傷筋動骨，除了麟姐年紀還小，就有些不週到，不必計較，其餘都要大顯神通，考出一個狀元來，與先生交媾一次，算做獨佔鼈頭。到後日，除八妹外，將以次的再派幾個隨著狀元與先生交媾。夜裡交付麟姐溫養，用文武火鍛鍊，總等他淫興暢發，精神貫足，再行吸取。有一個不用心的，便休想活命。麟姐，快去陪伴先生，叫他不要驚慌，這是我府中法度，兼且為他立威，總是我愛他極處，要人去竭力奉承他，並沒別的緣故。」五姨娘與隨氏俱連聲答應。

隨氏進房，向素臣一五一十述了一遍，連連磕頭道：「若非恩人救命，今日就與三姐一般，只好留一絲氣兒的了。」素臣才知三姨姓焦，尚在未死，隨氏並未受刑，心下略定。暗想：明日這些女人，個個赤身是不消說了，還要做出千奇百怪丑狀，臨了還有一人交媾。我是何等樣人，被他如此淫戲，豈不恥辱？只是手足無力，插翅難飛，如何是好？想了一會道：我有主意了。我想皇古之人，俱是赤身，所以喚做裸蟲。其實陰陽二道，與耳目口鼻一般，同為生人形體。明日只在這上頭著想，便不怕滿眼的赤身露體之人了。至於諸般怪狀，亦只以「目中有妓，心中無妓」八個字應付之。即使欲我用眼注視，用手撫摩，亦譬如看我掌紋、揉我肩背一般，可無厭惡之狀，以免其受罰之苦。惟有交媾一事，再想不出法來，難道也可如佛書所言，梵志應淫女為法嗎？我想梵志是托言慈悲，不惜自辱以遂淫女之念。我是被他拘囚，無處逃避，以受淫女之禍，迥乎不同。我身上係朝廷安危，下關蒼生治亂，若不忍辱圖存，便成匹夫溝瀆之小節，使老母無侍奉之兒，祖宗絕顯揚之望，非特不忠不仁，亦且不孝，只好自己作為已死，或是土木形骸，即為強暴所污，亦付之無可奈何罷了。主意一定，便覺胸有成竹，倒下身子，安然而睡。

次日黎明，隨氏起身，素臣留心看著他嫩乳酥胸，香臍軟腹，要試練自己力量。隨氏因素臣平日總不忍一視其肌體，今忽注目而視，遂故意跪將起來，假作挽發，把牝戶正對著素臣頭面。素臣也便注視，見一堆嫩肉鬆白如雪，一絲細縫紅潤如珠。暗想：我雖有妻妾，卻並未目擊其形，若夜間不定主意，此時便不堪屬目矣。隨氏見素臣注視，不覺心動，俯下身去抱住求歡，素臣先驚道：「我因今日必有諸般惡狀，故夜裡千思萬想，練定此心。然未經目擊，仍恐心動，露出厭惡之狀，故借你之物，試我之心，非有一毫邪念，豈可錯會我意？使我兩人數日來感恩戴德、同床不亂之念，都付之流水耶！」言訖淚下。隨氏爽然若失，只得收起邪念，穿衣下床。丫鬟伏侍素臣吃過湯藥，用些參粥。日色方出。十一位姨娘已俱到房，齊向床前相叫。隨來的丫鬟黑壓壓的站滿一房，手中攜著諸般樂器。每位姨娘帶有一副香爐香幾，一大盤沉檀黃熟在各箱頭各桌上安放。丫鬟輪流添換，滿屋香氣，如在百花之中。隨氏送過一道香茶，五姨娘開口道：「爺的言語，各位妹子都知道了的，俱要聽奴號令。有違令者，把艾焙安放牝上，連炙七壯，罰跪一炷香，事情重大的，便押到爺跟前去發落。」眾人俱稱遵令。五姨娘道：「奴吩咐丫鬟，播鼓一通。鼓絕，奴及妹子們並眾丫鬟俱脫去上衣。三通鼓絕，解去抹胸裙子；三通鼓絕，脫去褲子。脫褲以後，都來聽令。」說罷，命丫鬟起鼓。鼓聲絕處，滿屋人齊齊的把上衣脫下。二鼓絕處，各將抹胸、裙子解脫。三通鼓絕，各褪褲子，滿房都站著赤條條寸絲不掛的女人。胸前懸著一雙嫩乳，股間夾著片精皮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吃的好笑。五姨娘發令：「請先生床上靠定，看諸姊妹各獻技藝，獻技時要先吃粗樂，鑼鼓一止，作起細樂。獻技人上場要一出一出搬演，如做戲一般，方有興趣。奴昨晚稟過爺來，爺說此論絕妙。不特今日獻技如此，明日輪流交媾，也要如此。將來爺吃精後，令姐妹們通宵大戰，也要如此哩！八妹，爺叫你做些輕巧事兒，你可先獻一獻，就與十五妹上床去伏侍先生。待諸妹獻技已畢，再著十五妹下床獻技。」八姨應允。丫鬟們大吹大擂一遍，作起細樂。八姨坐上床，把纖纖手指，撮弄那一張香口，聽去儼如無琴之音，清濁高下，疾徐起歇，無不中節。素臣暗想：向有口琴之說，原來其妙如此。五姨等俱嘖嘖歎賞。琴止樂畢，隨氏上床擁著素臣肩背，替他摩運胸腹。八姨便鑽入腿胯之中，用春筍揸捏陽物，拉素臣一手去替他摩腹弄乳，把頭枕在素臣大腿之上，仰面看著素臣，嫣然微笑。素臣看他肚腹，晶瑩飽滿，約有六七月的身孕。想著又全是何肺腸，還叫他來戲弄，與古人胎教之說，反背何止天淵。

五姨道：「奴雖是考官，也同眾舉子一例入場，若竟佔先獻技，便覺不公，丫鬟們取盃盆來，待奴擲出色面，照點獻技。獻技之人即入裡房，待外面粗樂一止，細樂一起即出房，獻技畢退坐，隨意吃食茶點。各位獻畢，點出狀元。粗樂一套送上鼈頭。在鼈

頭上簪花披紅，飲三杯喜酒，作起細樂，助狀元交媾之興。媾畢，粗樂細樂並作，各舉子扛扶狀元下鼈拭牝，入席正坐，考官領著各舉子輪流把盞道喜，各執事人役叩首討賞，伏侍狀元穿著衣襟撒燭，鼓樂導送歸第。」號令已畢，舉起般盆，用兩顆骰子一擲，擲出一對紅色，輪該十三姨娘，丫鬟大吹大播一回，作起細樂。十三姨出房，跨上床來。如西施歌舞一般，左右旋轉，折腰擺肩，弄指舞臂，渾身綿軟，竟似一根骨頭也無。擺弄了一會，然後並足而立，將頭向外反背垂下，漸漸垂至腿彎，素臣甚是耽心，怕他折斷脊骨。那知一垂一垂的，直垂至褥，剛剛的反造了一座尖橋。那牝戶，扯做一條長縫，正對著素臣之眼。眾人齊聲喝采。垂了一會，漸漸的仰起頭來，仍復站好，面不改色，口不喘氣，舒舒徐徐的下床而去。

第二就點著十六姨，在房把兩腳抄放頸後，用手扳定，一俟細樂作起，便滾將出來，儼如一個銀球，滿地走滾，辨不出手脚頭股，只覺花碌碌、光燦燦的好看。眾人喝采一聲。忽地滾上床來，素臣定睛細看，仍是看不清楚。滾了一回，歇在素臣面前，仰露香牝，才看出手足鉤連之狀。仍復四面翻滾，滾落下地，又滿屋亂滾一回，滾入裡房去了。

十六姨之下，點著十姨。細樂一動，十姨一路筋斗翻出裡房，四面翻滾，無比靈便，忽地一筋斗翻上床來，豎起睛蜓，鞋底朝天，兩手及頭著床，復把兩隻小腳左右開弓，上下牽扯，耍了一回，雙雙的垂下裡床，分開牝戶，直獻到素臣眼鼻之間。眾人喝一聲彩。十姨垂了一會，甩轉腳來，仍是一路筋斗，翻入裡房而去。

第四就點著七姨。七姨上床，仰跪而臥，點點香膈吸吸的動跳不住。須臾繞臍跳動，又須臾滿腹跳動，一會肚皮挺高，如一隻筍兒在內矗起，至高尺餘，將臍心翻了轉來，紅潤如脂，濕津津的，只待要穿。忽地直塌下去，左邊矗起，左邊塌下，右邊矗起，四面挺矗，捉摸不定。然後把肚一脹，如十月滿足，連心胸臍俱凸高起來，像發了大醉，蒸出幾斗白面的一個大饅頭。忽地小腹裡直湧起來，上面半個肚皮直塌下去，連兩隻胖奶都癟做一點。忽地胸前直推起來，下面半個肚皮直塌下去，連牝戶都扯到小腹上來。忽地左邊湧起，右邊塌下，忽地右邊推起，左邊塌下。忽地滿腹塌下，胸前兩腰牝戶俱高，像一隻銀鍋，亮晶晶的耀著眼兒。眾人齊聲喝采。七姨收轉氣兒，仍是瘦伶伶、緊窄窄一個雪白的好肚皮。素臣暗付：京師絕技有做肚皮之人，想來不過如此。

七姨下去，點著十四姨。手中擎著一個雞毛毬子，尖上係著一股紅絨朵兒，在裡房一路踢將出來。初時或高或下，或左或右，尚是分明。踢到後來，如蚊蝶穿花，蜻蜓戲水，縱送無端，飛舞不定。已看不出身分腳步，只把各人的眼光耀得霍霍不住。緊踢一陣，漸漸的慢將下來。有時以頭點毬，有時以額碰毬，有時用腮，有時用嘴，有時用肩用臂用胸用乳用腹用臀用牝，總只一努，那毬便直飛上去，落將下來，不論頭額臀牝，橫豎反側，那毬就如漿糊黏成，再滾不下，把眾人看得呆了。十四姨忽地一腳，把毬踢在仰承頂板之上，打落下來，便仰跌在地，那毬括的一聲，打在牝蓋骨上。用力一努，那毬打上頂板，也是括的一聲，重複打落。十四姨把兩腳擡地，將牝連連上努，那毬兒上起下落，攏跳不止。那頂板合牝蓋骨上的聲響，便如緊打綽板、亂鼓蓄魚一般，括括之聲，連珠不絕。眾人一片喝采的聲響，便間著細樂，正在熱鬧，只見那毬兒括的一聲落將下來，十四姨把兩腳扳轉，仰開牝戶，輕輕一夾，恰好夾住毬尖上係的紅絨朵兒，立起身來，那毬兒在牝戶之下，一宕一宕的進房去了。至此方點著五姨娘，也是一路筋斗，卻比十姨不同。十姨止能順翻，五姨兼會反翻並翻懸空筋斗。真如獅子滾球，鯉魚攏浪，把合房人看得眼花。翻上床去，也是豎著睛蜓，卻或把頭鬆，或把手起，不似十姨把頭手一齊著力。更兼沒著繡鞋，連膝衣裏帛一齊脫掉，如一對剝白的水菱。一般的左右開弓，卻一足伸開，一足屈向牝戶，把大腳姆指探入牝戶，伸縮進退，如交媾一般。這只放開，那只又已探入，噴噴有聲，然後兩足姆指都探入牝內，牝戶兩邊扯開，反彎著腰，垂向素臣面前，露出花房，給素臣細看，眾人喝采不迭。垂了一會，翻下床來，就坐在席，重複裹足穿鞋，面色照常，並不喘氣。

點到十一姨。上床朝裡而坐，把頭低將下去，漸漸放在腿上，又漸漸的放至兩腿中間，又漸漸的把兩腿彎過頭來，緊緊夾住，把嘴去湊那牝戶。漸漸的湊合攏來，做了一個呂字，然後把舌頭伸進去，把手在床上磨動，四面的旋將轉來，如風車一般，輪的快捷。那舌頭在牝內伸縮不住，啞啞有聲。眾人齊聲喝采。

十一姨之下，卻點著十二姨。十二姨上床仰睡，把牝戶掀開，用手敲排。那手掌攢攏擊下，便如鼓聲聲聲鑼鈸聲。手掌放開拍下，便如木魚聲綽板聲，手指輪拉而下，便如笙聲簫聲弦索聲。十二姨將兩手輪流拍擊，忽輕忽重，忽疾忽徐，便如鼓板鑼鈸笙簫弦索一時奏響，儼如梨園細樂悠揚婉轉，聲韻鏗鏘，把一屋的人都聽得目定神呆，連聲喝采。素臣暗想：怎天下怪物總聚在一家。

十二姨下去，才擲著九姨娘。九姨娘道：「十一妹以口就牝，奴卻要以牝就口；十二妹擊牝作聲，奴還要以牝作聲。但其聲甚細，求五姐止住細樂，待奴獻醜。」五姨道：「九妹的妙技自然與眾不同。」因吩咐停止細樂。九姨上床仰睡，把兩足曲開，露出牝戶，用力一努，果然將花房挺出，掀臀就頭，送入口中，舔吮吞吐，備極醜態。次便放出兩瓣花心，吸吸扇動，淅淅有聲。眾人側目細聽，有春蠶食葉聲，有秋蟲振羽聲，有香露滴花聲，有暗泉流石聲，有凍雨灑窗聲，有微風拂弦聲，有兒啞母乳聲，咨嗟淅瀝，喁喁瑟瑟，滿屋之人看者色變，聽者神驚，錯愕嗟呀，喝采不置。素臣暗付：同一牝戶，怎這妖精就如活的一般。驚駭不已。

九姨獻畢下去，五姨即以手合住般盆，說道：「今日奉命主考，原只為要考出狀元獨佔鼈頭耳，既既占鼈，則命題之意所重在牝，奴與十妹、十一妹、十二妹、十三妹、十六妹這六本卷子，總未顯出牝戶妙用，文字縱做得好，皆不切題，落卷無疑。七妹因做肚而見牝戶之上下牽扯，高低鼓塌，是活牝而非死牝也，十四妹因踢毬而見牝戶之努湊捷速聳凸勇猛，是健牝而非德牝也，可作備卷。九妹之牝，吐香開合，靈活非常，龜身經其裹束，自必昂藏，龜頭被其吞吐，自必跳蕩。吳先生之神龜，非九妹之靈牝，豈能敵之？欲定九妹作元，早占鼈頭，以發吳先生之興。如另有絕技，不妨仍獻以待甲乙。」六姨與隨氏俱道：「奴等並無絕技，請五姐姐即發令，送狀元占鼈可也。」九姨道：「上了鼈頭，便專為駕馭神鼈之事，九妹，你該用些茶食，呷些參湯，飽餐戰飯，方可上陣鏖戰。」九姨道：「不瞞恩師說，門生仗著生平本領，原想獨佔鼈頭，茶食已經飽餐，準備著昆陽大戰，只領參湯罷了。」五姨忙叫丫鬟送上。各姨因要獻技，俱緊挽平頭，並未插戴花朵。因向隨氏取出一匣絨花，丫鬟斟酒伺候。大吹大播扶送九姨上床。五姨號令兩姨上床攏順素臣仰睡伺候，啣送參湯。兩姨扶持狀元。拈抹掖持，大家輪替。除八姨外，不許一人空閒。素臣陽物被八姨擺弄已不甚郎當，九姨上床，手口俱到，便自翹然直舉，疾忙跨上夾住龜頭。丫鬟作起細樂，各姨把絨花各簪，披起大紅全紗，連進三杯醇酒。酒一入肚，淫興勃然，搭扶兩姨肩頭，直起直落，滿頭花朵，散落滿床，口裡無般不叫，淫水直流，紅彩俱濕，作浪撒嬌，無聲不出。眾姨輪流攙扶。面上一陣陣泛起紅桃花來。攙扶的因他不甚起落，都放了手，足足研擦有半個時辰。丫鬟們貪看把戲，那細樂便不成腔調，斷斷續續，卻與床上淫水漸瀝自相應合。眾人正在看呆，九姨漸漸懶解下去，只把素臣狠狠抱緊，肚皮貼一貼，離一離，身子顛了幾顛，頭也掇（才匠）不定，渾身粉肉，珠汗淋漓，已將紅紗浸透。眼閉口開，氣喘吁吁，叫不出來。那下面一注淫水夾著些白漿流個不住。眾人笑聲吃吃，忽覺得九姨聲息俱無，大吃一驚。正是：

休誇採補長生術，那有金剛不壞身。

總評：

此回淫褻極矣！五姨發令之言，幾使讀者不堪寓目，況身受者乎？以下一折狠似一折，自十三姨以訖九姨，神妙變化，真能寫出牝戶之功用，非作者故意遊戲作此穢惡之聲。以有素臣呈古裸蟲一想，已將主意揭出，故不妨極情盡致以寫之也。

別家小說專弄淫穢筆墨，使人讀之心花怒放，誘少年子弟墮入畜生道中，不知造下幾許罪孽。此書開卷揭出崇正辟邪之旨，若泛作道學話頭，便如《感應篇》、《覺世經》板樣。只就正面摹寫，其意易竭，其書不奇，故處處用旁敲側擊之法；而淫穢之中各著一段正意，使作書大旨時時湧現，減恐誤人不知不覺之中，所以提醒之也。素臣一番猜想，與回首三姨被打之故，不可忽略過去。

素臣君子也，諸姨小人也。以一陽而處五陰之上，自是剝象剝盡，則復期以七日當有救者。而是時救之之人從何而來？雖商通麟姐，幻以易容，自揣不食墜龍丸，一俟調養復元他便攔我不住。然高牆深屋插翅難飛，旅客門樓巡邏必密，且能自脫於厄而不免陷人於死，非儒者所為也。平日任理而不言數，此時不能不一決之。炕中爆炭，悟出明夷以剝盡之孤陽而藉離陰以涵養，正應隨氏

身上；隨氏班在十五，年又最少，恐不足以當離陰，豈知離陰固別有所屬。金面武士天外飛來，離為甲冑，其象顯然，數乃若是之神獸！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七日之中，正消長之會也。君子可以自信矣！

淫人取樂有兩男奸一女、數女戲一男者，醜態盡露已不可掩。此書而有此回，奇想奇文。直欲尋諸地老天荒而外，非後文臭屁一熏，則九姨如此狂蕩，彼十人者攙扶縱送，更甚於上官婉兒偷看五郎便尿時，不過裙下皆濕；而滿屋妖嬈，尚有調弄絲弦之諸婢。試為掩過下文，似此排場，究竟作何收束。

狐狸精轉世，不過隨氏口頭語，非作者立竿見影，預狀後文，讀時每易略過。不知又全深信，素臣得脫坑阱，全在九姨一屁，現出原形，但然屍解也。作者於興會淋漓走筆直書之際，必有波折以振起下回之勢，看似劈空而入，而細細追尋卻是天然拍合，不須另安爐灶，安得不為第一奇書？